

这么心有灵犀，追不到你真是没天理。

丁墨 | 作品



# 如果 蜗牛 有 爱情<sub>下</sub>

· 014038190

1247.57  
3362  
V2

# 如果 蜗牛 有 爱情

下



丁墨 | 作品



北航

C1724144

1247.57

3362

V2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黄金蟒，缅甸巨蟒的一种，体形大、花纹艳丽、凶猛、残暴。

许诩认为，从句式和用词判断，这句话虽然提到了“黄金蟒”这个对象，但仅仅是一句有备无患的提示，没有更明确的导向性，所以基本可信。

黄金蟒，当然也可能是某个人或者某种势力的代号。只是中缅间信息闭塞，许诩搜索了警方资料库，一无所获。

季白将这条信息汇报给了上级，很快，中缅边境警务办公室传回消息，他们也不清楚。

周一下午，风和日丽，阳光温煦。许诩坐在位置上看资料。忽然来了电话，局长召见。

局长的神色凝重而严肃，将一份文件递到许诩面前。许诩一看，是公安部“关于成立专案组跨境打击中缅犯罪集团”的批示。

“‘噜哥’，原名赵晓鲁，东北哈尔滨人。”局长沉肃说，“根据最新线索，她不仅控制了国内多个人口贩卖团伙，还多次将缅甸妇女贩卖到广东沿海，组织卖淫活动。此外，她的犯罪集团，还跟边境运毒、枪支入境有关。这个毒瘤，我们必须坚决拿下。”

许诩已经猜到局长召见的用意，有点意外：“我去？”

局长点头：“本来轮不到你。但上次是你跟姚檬负责照顾受害人，只有你们跟‘噜哥’近距离正面接触过。公安部点名让你们中间去一个。”他微蹙眉头：“姚檬一直请病假，我也找她谈过，她表示身体条件无法支持越境工作。另外，上一次她也出了纰漏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你了。不过你去也有好处：‘噜哥’是女性，有女警跟着办案会比较方便；而且抓捕她时，很可能还会解救出更多受害者，你是心理专家，能够更好地安抚受害人。”

许诩点头表示理解。

看她一脸波澜不惊的样子，局长笑了：“怎么样？敢不敢出国抓犯人？”

许诩答：“敢。”

局长微笑：“好！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跟专案组负责人通过气，你是见习警察，又是女孩子，不会安排一线工作给你。你就跟着过去，负责一些文档和后方支援工作就可以了。不过，我们局就出你一个，你去了，就代表整个霖市警局，有信心圆满完成任务吗？”

许诩：“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许诩离开局长办公室，刚走到刑警队门口，就看到季白跟副局长走出来。两人拿着份文件，面色严肃地说着什么。

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季白目不斜视，眸中却快速闪过似有似无的笑意。

许诩看到他，心头也泛起淡淡的愉悦。走进办公室坐下，才想起来要去缅甸的事。

晚上再告诉他吧。

快下班的时候，刑警队开周例会。

各人汇报手头工作，季白坐在首位，面色沉肃，时不时低声发问，给出意见。

这时门外脚步声响起，分管刑侦的副局长，陪着局长走进来。

大家全站起来迎接。局长笑着说：“都坐吧。我看还是要我亲自来宣布这个消息。”他目光赞赏地望着许诩：“局里决定，派许诩参加赴缅打击联合犯罪行动。这是对刑警队的信任，也是公安厅对我们局的信任。”

说话的时候，赵寒已经接过副局长手里的文件，分给大家。页面最下，赫然印着许诩的名字。

大伙儿先是有点意外，然后都笑了，朝许诩鼓掌，纷纷出言鼓励。老吴和大胡微笑之际，则看了眼季白。

许诩立刻站起来，表示会尽力，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热烈的气氛间，她下意识也看了眼季白。

季白脸上挂着温和的笑，沉黑的眼睛却静静地盯着她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

局长离开刑侦队，刚回办公室坐下，季白就来敲门了。

“局长，我怎么没在行动小组里？”

局长微微沉吟。

这次行动是上头批示，所以他并没有征询季白意见，而是直接向刑警队和许诩本人下达命令。现在看到季白找上门，才想起两人是恋爱关系。

局长一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，做决策当然不会考虑这些无关紧要的因素。而不让季白去，的确有别的原因。

“这件事你就不必考虑了。你的刑侦能力的确出色，专案组讨论人选的时候，你也是备选。”局长话锋一转，“但当初你加入刑警队的时候，我可是答应过你家里，虽然风险无法避免，但不会把你往明确有危险的地方派，这一点当时你也同意。这次缅甸之行，

虽然有缅方协助，不会有危险。但毕竟是战乱之地，我想你家里不会同意你去。”

季白没说话。

他来找局长，倒不光是为了许诩。就像局长说的，他本身刑侦追缉能力就是全国拔尖的，更适合参加这次行动。而且“噜哥”是从他负责的行动里逃脱的，跟其他硬气的刑警一样，季白很想亲手将她抓捕归案。

但局长的态度明显很坚决。而且这事估计也已经传回北京了，很难回旋。

这天晚上，季白把许诩送到她家楼下。许诩微笑：“再见。”

刚要转身，季白把她的手一拉，抬头看一眼楼上，淡笑：“我还没去过你家，参观参观。”

季白当然不是为了参观。

女朋友的家的确收拾得干净又舒适，他稍微转了个圈，就拉她在沙发坐下，他抱起她放在大腿上开始亲吻。

缅甸的事，季白没有太介怀。刑警时常为案子出差，而且许诩这次过去是做后勤文职，危险性不高。两人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，性格也都豁达干脆，不会有什么缠绵扭捏、依依惜别的举动。

只是季白亲着亲着，看着怀中人儿绯红的脸，闻着她身上软软的香，越来越不忍放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低声在她耳边问：“要不要我也一起去缅甸？”

许诩坦率地答：“无所谓。”

虽然这个回答很符合她的性格，也符合实际情况——他真要是去了，只怕根本无暇照顾她。但是她全无留恋的态度，还是叫他心

里有点失落。大手一收，将她更用力地按在怀里，唇舌吻得更深入，大手也撩开她的衬衣，慢慢探进去。许诩伸手拍他，他不理她的反抗，大手坚定不动地握住两团柔软……慢慢地，她的呼吸也有点急促了，小小的身体在他怀里微微颤抖着……季白沿着她娇嫩的脖子，一寸寸地含……

“咔嚓”一声轻响，从门口传来。

刑警的听觉是极为敏锐的，季白迅速从许诩胸口抬起头，两人对视一眼。

“我哥！”许诩一把推开季白坐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整理好衣服。季白可不慌，意犹未尽地将一只胳膊搭在她肩上，这才跟她一起看向门口。

许隽一进门，就看到妹妹跟一个男人正襟危坐在沙发上。高大的男人一脸坦然，笑容浅淡。妹妹神色也是淡然自若的，只是……脸红成那样、衣服乱成那样！难道她忘了自己皮肤有多敏感？脖子上一堆吻痕。

季白和许隽早就见过，起身打了招呼，三人在沙发相对落座。

许隽客套：“季队长，我妹妹多亏你照顾了。”

季白看一眼许诩，语气柔和：“哪里的话。于公于私，都是应该的。”

许隽笑笑，也不再问季白什么，看一眼墙上的钟，再看一眼许诩：“你们还有事情要谈吗？”

这就是送客的意思了。许隽是心思弯弯绕的人，季白跟许诩才好了几天？哪能这么快让这个男人以为可以登堂入室见家长了？今天是恰好撞上，他身为长兄，当然要端着，给未来妹夫点压力。

许诩一看10点了，是挺晚，说：“三哥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下去。”



季白点点头，起身拿起外套，却没移步，而是目光温和地看着许隽，开口：“这么说可能有点唐突，不过你是许诩最尊敬的哥哥，我想表个态让你放心——我非常重视跟许诩的感情，将来也有结婚的打算。我知道她的个性很单纯，以后我会尽心尽力照顾她。行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告辞了。”

季白走后，许隽看一眼许诩：“三哥？那我是几哥？”

许诩因为季白的一番话，心头淡淡地愉悦着，只笑而不答。

等许隽洗了澡出来，恰好看到许诩站在沙发前，正从他裤兜里掏出钥匙串。

“干什么？”许隽蹙眉。

许诩把自己家钥匙摘下来，塞进口袋。

许隽就有点气了：“女生外向！”

许诩很淡定地答：“要是你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做爱怎么办？你尴尬不尴尬？”

许隽气结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许诩亲手下了碗面给他消夜，还加了两个柴鸡蛋。许隽吃得干干净净，心里才舒服了。看着妹妹嘴角带着微笑，窝在沙发里发短信，心头一软，走过去揉揉她的头发。

养了多少年的宝贝妹妹，从来舍不得让人碰的心头肉，现在也快成为另一个男人的女人了。

他希望她永远幸福，最好永远不会为男人伤心，不会有错失，不会被辜负。

第二天。

许诩明天就要出发，今天不用去局里。上午去了趟省厅参加会议，下午在家收拾行李。



傍晚的时候，季白过来了，许诩要收拾行李，让他自己在客厅看电视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新闻联播的声音朗朗入耳，窗外是静谧的万家灯火。季白坐了一会儿，侧眸望去，房间中的许诩正坐在床上往箱子里叠衣服。脖子上挂着长长的白色耳塞线，神色很淡定，嘴里还低低地哼着不成调子的歌。

明天中午就走了，小家伙还真是毫无留恋啊。

像是察觉到他的目光，许诩忽然转头，定定看了他一眼，起身走过来。

季白身姿舒展坐在沙发上，将她的手一拉，她就站到了他双腿间，却不肯坐下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对准了他。摄像头连续白光闪过，她瞥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拍几张，到那边可以看。”

季白心中原本那点点无奈和抑郁，立刻烟消云散。她拍好照片，就乖巧地坐到他大腿上，低头看照片。

因为是在家里，她穿了件宽松简单的T恤。素白的颜色，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单薄。她的手臂非常纤细白嫩，握在他麦色的手掌里，显得柔软又脆弱。季白低头在她手臂上轻轻一吻，抬起沉黑的眸看着她：“要不要去我家过夜？”

许诩整个人仿佛定住了，缓缓侧头看着他：“你觉得可能吗？”说完就从他身上跳下来，有点板起脸了，但脸色又很红。

季白长臂一伸，将她拉回来，低头看着她的眼睛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的自控力没那么差。你明天就走了，陪三哥一个晚上，好不好？”

季白家离警局不远，安静又开阔的小区，大片的绿树花园，只有几栋住宅楼。他住的是一套宽敞的两居，装修摆设处处透出独居

男人的风格特点：黑白灰色调，简洁、冷硬、整洁，流理台干净得像新的，没有半点烟火气。

许诩把行李直接带了过来，明天一早直接去省厅专案组报到。

不过来他家的决定显然挺正确的。许诩看到了他收集的一些枪械模型，相当精致有质感，那也是她的心头好；还有他加入警局这些年，零零散散拍的照片，大多数是表彰照、会议照。二十出头的季白，留的还是短短的平头，白皙俊朗的一张脸，眼睛里有藏不住的傲气。不像现在，皮肤晒黑了不少，修长干净的大手上也有了茧和疤痕，遇到天大的事，他那墨黑深邃的眼睛里，只有冷冽的沉静。

后来，两人就一块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这夜晚倒也惬意而令人心动。夜色越来越深，许诩打了个哈欠，季白淡淡看她一眼，松开她的肩膀起身：“困了就去睡，柜子里有干净的床单被褥。我洗澡了。”

许诩目送他进入浴室，很快传来淅沥的水声。她再转头看着两间房：一间书房，一间卧室，只有一张大床。

许诩将床上的被子和枕头扔到客厅沙发上，还给他摆放整齐。然后从柜子里拿出新的床单和被子，躺上了床。

卧室有大面落地窗，暗灰色窗帘，夜色星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黑蒙蒙一片，透着一种空旷的安静。许诩把头埋在枕头里，他的床非常干净，没有一点味道。

喜欢。

浴室门响了一声，许诩跳下床站着。脚步声渐近，季白出现在门口。

卧室光线柔和，他往那里一站，仿佛就挡住了大半光线。他穿着件灰白T恤，黑色家居短裤。肩背的肌肉线条隐隐显现出来，显得高大、修长又紧绷。平角裤到膝盖上方一截，露出颜色较深的结实长腿。而头发还没干，湿漉漉地贴着额头，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眸子里

仿佛还有水汽，定定地看着她。

许诩的脸忽然就有点发烫，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
然后就看到他一脸淡然地走回客厅，把他的枕头拿进来，跟她的扔在一起，然后抬眸看着她：“睡吧。”

许诩：“你……不睡沙发？”

季白坐到床上，含笑看着她：“我什么都不做。来，睡觉。”

许诩还是相信季白的保证的，有点惴惴地上了床，刚在他身边躺下，他长臂一捞，将她整个抱进怀里，低头开始亲。

到底是在床上，许诩全身紧绷。过了一会儿，季白的唇移开，但还是将她抱在怀里，英俊的脸近在咫尺，眼眸黑如星辰：“晚安。”

许诩穿的也是舒服的家居T恤和长裤。只是他穿得太少了，男人微烫的紧实的皮肤，贴着她的全身，很不自在。于是她开口：“这么睡不舒服，放手。”

季白妥协地将原本枕在她脑袋下的胳膊抽出来，但另一只手还搂着她的腰，淡淡地道：“你就当提前适应。”

夜色很安静，只有沙沙的风吹动小区里树木的声音。两人都闭上了眼睛，静静拥着没说话。许诩的心理素质到底强大，很快平静下来，而且他的怀抱其实还挺舒服的。困意慢慢袭上心头……忽然唇上一热，季白又低头亲下来。

厮磨了大半夜，最后季白还是忍了下来，从背后搂着她的腰，一起睡着了。

季白这些年都醒得早，天蒙蒙亮的时候就睁眼，这一看，无声失笑——许诩整个人像只小树懒，挂在他身上。双手搂着他的腰，双腿缠着他的腿，脸埋在他胸口，睡得很安静。

是把他当成抱枕了？可季白不能再继续让她抱下去了，他的自控

力已经被挑衅了一晚，正是最薄弱的时分。他轻轻将她的手脚都放下来，起身去冲了个凉水澡。

再回卧室，她还在睡。季白坐到床边，执起她柔软的小手，亲了亲，抬眸望着窗外的晨色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走到阳台，拉上隔门，给北京打电话：“薛部长，是我，小季，很抱歉这么早打扰你……对，这事儿我们局长不肯，我是自愿要求加入……是有点急，真是抱歉了……这事我爷爷肯定同意，我妈他们担心过度了……”

霖市毗邻西南边境，每周都有数趟直飞缅甸仰光的航线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专案组在这里集合，搭乘专机，飞赴缅甸。

午后阳光灼热，宽敞的候机厅光影斑驳。许诩坐在一排空荡荡的椅子上，低头看案件资料。其他专案组成员年纪都比她大，也都是全国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彼此都认识。见她一个木讷安静的小姑娘，打过招呼后，也不多话，一群大老爷们儿站在一边抽烟聊天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专案组组长——一位公安部副厅级干部，召集大家碰头。

飞机已经驶进停机坪，登机通道已经打开，航空小姐微笑站在入口等待着。

组长严肃地说：“各位，我们马上就要踏上飞机，离开国土，前往异国抓捕通缉犯。在此，我代表专案组，提出要求，也做出表态：一定竭尽全力、排除万难，誓将通缉犯抓捕归案。”

大伙儿都积极鼓掌。组长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还有个好消息，我刚接到上级通知，专案组临时加入了一个生力军，他是主动要求加入的，有了他，我们可以说是如虎添翼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许诩心头隐隐一动。

组长接着说：“他就是霖市警局刑警队队长，季白！相信大家

都认识。他应该马上就到了。”大家全露出喜悦神色，许诩的目光立刻飘到前方候机厅入口处。不多时，果然出现了一个熟悉而高大的身影，手里还拎着个旅行箱，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过来。

季白一走过来，几个相熟的刑警队长，都大笑着跟他打招呼。季白一一跟大伙儿握手拥抱，又去跟组长打了招呼。有人递烟给他，他笑着摆手说戒了，然后目光就似有似无地朝许诩瞟过来。

许诩一直站在人群最外围，看着他沉静英俊的侧脸、温煦含笑的眼睛，也忍不住笑了。

亏了。

要早知道他会一起去，昨天她才不陪他睡呢。

阳光闷热炙烤着大地，一望无际的旷野上，树林和青草轻轻随风摇动。天地间仿佛只有两种颜色，头顶上水洗一样的蓝和脚下郁郁葱葱的绿。

一列火车，从远山背后奔驰而来，沉闷的轰鸣声，打破原野的沉寂。

这是专案组入缅的第二天。

昨天抵达缅甸首府仰光后，中缅双方官员进行了会晤。

中方的目的并非抓捕“噜哥”一人，而是端掉以她为首的整个跨境犯罪集团。所以今天专案组乘专列，前往“噜哥”犯罪集团可能盘踞的克钦邦。

克钦邦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，当地军队实行武装独立自主，因此缅方陪同人员除了两名警方官员，还有克钦邦本地的一名高级军官，他带了两个营的士兵，沿路护送专案组。

火车中午发出，预计次日凌晨抵达。

一路风平浪静。

夜色慢慢降临，只有火车在田野间呼啸而过的声音。前方开始出现零星的灯火，已经抵达克钦邦周边的乡村。

专案组一共八男二女，还有一名三十五六岁的公安部女官员，叫陈雅琳，主要负责与緬方的外勤联络。

两位女士住一个软卧包厢。天色一黑，陈雅琳就早早洗漱睡了。许诩看了一会儿书，也拿起毛巾牙刷出了包厢，往盥洗室走。

旁边的包厢门没关，里头灯光炽亮，男人们的聊天声还很热烈。许诩闻声抬头望去，恰好看到季白坐在下铺，正对着门。听到动静，他抬眸瞥她一眼，继续与其他人聊天。

盥洗室没有人，许诩刚刚刷牙，就听到脚步声。抬头一看，季白出现在镜子里，手里也拿着洗漱用品，俊脸有浅浅的笑意。

自上飞机，两人还没机会独处，也没怎么说过话。对视片刻，许诩继续洗脸，一边洗一边说：“三哥今晚不用人陪了？”

她的语气特别稀松平常，却叫季白嘴角微微上扬，低沉醇厚的嗓音含了笑意：“我昨天可什么都没干。”

许诩微窘。

她可以跟哥哥张口闭口说做爱，堵得他哑口无言；但季白隐晦的一句话，却叫她感到不自在。

哥哥说得对啊，她真是有点女生外向。

“你为什么又决定来了？”她转移话题，局长宣布那天，他的确是没有要来的意向。

季白不答，反手将盥洗室门一关，把洗漱用具一放，将她拉进怀里，结结实实亲了一口。

还用问？这趟差，他出不出都无关大局。还不是为了陪她？

季白浅尝即止，没过多久，就放她回包厢了。

火车颠簸，许诩睡得不太安稳。迷迷糊糊忽然感觉车猛地停住



了，车窗外有阵阵密集的脚步声，依稀还有人在用缅甸语大喊什么。

她和陈雅琳立刻警醒地坐起来，撩开窗帘一看——车停在一个小站台上，外头光线极亮，是军用探照灯。许多士兵扛着枪在站台周围走动，看起来至少好几十人。

专案组的人全都走出包厢，站在阴暗的过道里，警惕地看着车外的动静。许诩跟季白隔着几个人，对视一眼，都没出声。

车外的士兵越聚越多，几乎是三步一哨，将车围住了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缅甸方官员赶过来。

情况很快弄清楚了。原来克钦邦虽然由独立军司令统一管辖，但下面各支军队鱼龙混杂，经常火拼争斗。前方小镇里，有两个旅起了冲突，很可能会开火。

陪同专案组的那位克钦军官叫提萨，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皮肤黝黑，眉目俊朗。他通过翻译，安抚众人：“请大家放心，我们车上有代表总司令的旗帜，他们不敢冒犯。现在围住车，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插手前面的事。你们都回去睡吧。”说完还用生涩的中文补了句：“好的。”意思是情况还好。

但尽管他这么说，另外两名缅甸官员神色却很紧张。这让专案组众人也不能放心。陈雅琳蹙眉用缅甸语说：“我跟你们到前面看看。”

一名老刑警说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
陈雅琳点点头，转头对许诩说：“你留在车厢里，反锁好门。”说完，两人就跟着缅甸官员和提萨，一块往车厢前部走去。

许诩倒不会紧张，她来之前看过缅甸资料，克钦总司令是很有威信的；而且从来也没有缅甸军队，敢动中国官方人员，谁想惹恼强大的邻邦？而且紧张也没用，无谓浪费精力。

她转身进了包厢，锁好门，躺回床上。随身携带的警棍就放在手边，以防万一。



季白看着她走进，跟其他人也回了包厢。

车一直静静地停靠在站台，窗外光线依旧炽亮。男人们一开始都观察窗外，但始终看不出什么动静。过了一阵，有人提议，每个车厢派个人值夜，轮流睡觉。大家都同意——要真的有什么事，保持体力才是最重要的。

这时有人想起来，说：“隔壁就许诩一个人。”

季白站起来：“我去吧。”

季白走到许诩车厢门口，侧耳听了听，里边静悄悄的。他微微失笑——睡着了吧？小家伙永远是这么镇定，让他这个男朋友好没有用武之地。

其实许诩也没睡熟，浅眠打着瞌睡，过一阵也会观察车外情况。

不过季白不想打扰她，点了根烟，靠着她的车门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天空、摇晃的光影，守着不动了。

夜里终于有稀疏或是密集的枪声传来，红光隐隐照亮了天空。季白听身后车厢依然安安静静，心情仿佛也随之变得平静。他顺手给车厢外站台上的、一脸稚嫩的年轻士兵递了包烟。士兵露齿而笑，向他打手势，半天弄明白了，士兵说天亮就会撤退，让他放心。

第二天许诩醒的时候天刚亮，火车已经在通畅的铁路上笔直飞驰，两侧稀疏地出现农舍和牵着牛的村民。陈雅琳已经回来了，在对面铺睡得正香。看来危机已经完全解除了。

许诩下床去洗漱。经过季白车厢的时候，下意识抬头望去，季白跟一个同僚正坐在床边吃方便面，看到她，淡淡一笑。

火车很快就抵达目的地——木巴镇。

“噜哥”并没在木巴镇出没过，专案组首先来这里，原因有点复杂。

因为是在异国，中方警员没有执法权，只能以“观察员”的身

份，随缅方开展行动，亦不能佩枪。但缅方的态度其实有点微妙，他们表示，罪犯大多是中国人，而他们并不掌握这些人的犯罪事实。所以他们愿意配合抓捕，但前提是有这些人的犯罪证据。

所以现阶段，专案组最重要的任务，是收集犯罪证据，提交缅方，由缅方实施抓捕行动。

而“噜哥”集团在国内恶名累累的罪行就是人口贩卖，按照广东警厅提供的证据，他们拐卖的缅女，有相当数量来自木巴镇这一带。所以专案组希望走访受害者家庭，获得直接证据。这样也能给缅方更大的动力——因为受害者都是缅人。

从车站前往镇上，还有两个小时车程。提萨调了辆军用大卡过来，载众人过去。士兵们则跑步前进。山路泥泞而颠簸，大家坐在暗暗的车后厢，都没说话，也有人闭目小寐。

季白坐在许诩身旁，伸手揉了揉疲惫的眉心。许诩小声问：“昨天没睡好？”

季白瞥她一眼，不答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还可以。”

“那就行。”他没头没脑说了句，头靠着车壁，闭上眼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头一歪，靠在许诩肩膀上。许诩抬头看没人注意到这边，调整了一下坐姿，坐得更直了，让他能更舒服地靠着自己。

季白低着头，嘴角微不可见地扬起：老婆，昨天我可是又陪了你一晚上。

木巴镇毗邻江边，江岸边停着几台正在车水淘金的大船，许多简易工棚沿江而立。村舍都聚集在江堤之后，错落而密集。燥热的空气里，有淡淡的水腥味，也有甘蔗的甜味。

根据专案组掌握的资料，这个村落至少有二十多名年轻女性，被